

徐志秋弟兄：其实这是刚刚叶博士提到的问题，不但要有圣经的注释，还要建设本土化的神学。本色神学的命题不但是我们在提，卓新平在提，三自教会在提，很多官方背景的学者也在提。什么是本色化的中国神学呢？是用福音去改变中国文化，还是像刚才永忠教授提的，把福音浸到中国的染缸里面，拿出来就成了中国酱菜。这是我们要定义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本色化神学？我们来看，如果神学真的中国本色化以后，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理想是什么？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在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本色化神学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你心目中的中国本色化神学是什么样的？然后要达到那样的状态，大致要有什么步骤？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什么？

周学信弟兄：关于本色化神学，我讲一下台湾的经历。台湾过去在长老会里面有做本色化神学的，比如宋泉盛的一个学生，在台湾教书，就做本土化神学（Local Theology）。那么本色化神学是不是有不同的层次？和合本圣经是不是本色化神学？它是不是开出了本色化的动作？还有郑情保老师做汉译神学，已经做成一个刊物，跟中国的刘晓峰有一些对话。还有本色话神学的定义是什么？

王永忠弟兄：本色化这个词，是民国或者晚清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提出“本色化”的这些神学家，当时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现代主义的影响。现代主义或者现代神学强调一种调和，或者“稀释”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谈本色化的时候，要有一些警觉，要避免像卓新平或者“三自”那样受到自由化的影响，而要更多的关注受苦的传统，像倪柝声和王明道那样在被逼迫的境况中坚持真理的部分。所以我自己的理解是，本色化神学，首先是讲神的道的神学，而不是被“稀释”的东西；是要来面对和处理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问题，在这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带领教会前行。

王志勇弟兄：刚才志秋牧师提到本土化和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其实“本色化”在界定上既包括本土化（localization），也包括文本上的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要用本土的语言，本土的神职人员，本土的人群，这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把圣经的信条，宗派的文本翻译过来，处境化本身就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本土化和处境化；美国教会，英国的教会，都需要本土化和处境化；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才需要的。其实每一代人都都需要本土化和处境化，即把基督的信息变成每一代人的信息。每一代人都都要做一个时代的工人。

徐志秋弟兄：“本色化”首先要把圣经神学学透，因为如果没有正确的解经系统的话，我们都是空对空，没有深入到圣经中。学习圣经其实需要一定的功力，也需要有中国文化

* 特别感谢蔡涵如姐妹整理和誊写本文的初稿。

背景的圣经学者。对于圣经的解释，我们虽然不太同意过去70年代的一些“批判学者（critical scholars）”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首先学会，怎么通过圣经的词源（etymological），系统文本（syntextual），或者语境（contextual）的研究，或者整本书的学习，或者在整个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下的学习，或者先理解原作者的原意，来理解圣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学习圣经研究中的例如“救赎”的历史研究。圣经的每一个作者透过圣灵在讲什么，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我们才可以谈处境化神学。如果达不到这一点，我们讲的还只是中国哲学。只有把我们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深挖出来，剥离出来，尊重圣经，聆听神的道，才可以谈神学的本色化。才可以谈周老师刚才提到的刘晓峰等的问题。实际上在此之前，耶稣会士有一些本色化的尝试，像利玛窦的《天主实录》提供了非常好的本色化文本，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对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解读都很深刻，能够诊断说哪一种信仰是跟基督信仰比较贴近的。根据利玛窦的解读，他认为，佛教和道教没有办法跟基督教融合，尽管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用了道教的术语，但是他认为儒家跟基督信仰更为吻合，有更多的共同性和兼容性。所以他才有所谓的“合儒、补儒、超儒”的学说。

叶艾伦弟兄：我们为什么需要本色化神学？因为神学必须是有用的，每一种文化的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先不谈神学，有一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如果你住在夏威夷，你需要发明船，因为四周都是水；如果你住在新墨西哥，你不需要船，你就不需要发明船；如果你是农场主，你需要发明拖拉机；如果你住在城市里，你就不需要拖拉机。神学也是这样，如果你生活在贫困的地方，你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上帝对贫困人的旨意是什么？在富裕国家的人也许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生活在非洲，有一夫多妻的制度，你就会问圣经关于“一夫多妻”是如何规定的？而在美国或欧洲，我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答，这就是为什么处境化或本色化是重要的。

柯立天弟兄（徐志秋弟兄翻译）：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常常很困惑地问自己：中国的“奥古斯丁”在哪里？基督教传入中国很久了，可能现在就会出现一位吗？我读过安德鲁（Andrew Wall）的一篇文章，他在研究早期教会的时候，提到了“教会成长的标志性阶段”这样的词语。第一阶段是保罗阶段，即归信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殉道者贾斯丁（Justin）阶段，开始思想处境化的问题，第三阶段是俄利根阶段，他从小就生长在双重的文化中间，在教会和社会文化的双重熏陶下长大，他从小就对两种文化如鱼得水。我意识到奥古斯丁出生在俄利根之后，因此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看到中国的奥古斯丁的出现。对我自己来说，我的呼召就是在神学院中教书培训；也许中国的奥古斯丁不会在我自己的神学院中出现，但是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神学院的构架，我们才能期望培养出中国的奥古斯丁。因此我们需要耐心，以及合作。

徐志秋弟兄：请各位自由发言和提问。

施玮姐妹：我研究的，就是本色化神学的，是从文本来研究的。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神学的本色化，如果从释经的角度来讲，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语言，如果只用英文的话，根本就不要谈本色化。因为翻译不是让人懂不懂，而是要调动读者的阅读记忆，就是原来中文里面可以用的词，如果没有这些词，你就要造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的阅读记忆，当我们做释经学的时候，你要考虑你的读者，就是读者过去有什么样的阅读。所以我们讲一个概念，或者圣经中的故事原型，当读者听到这个概念或者故事，他会调动过去中国文化中的阅读记忆。那么你就要分清他调动的记忆和你表达的意思是不是同一个，不是的话，你就要理清。这是阅读记忆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接受进入”，不管是用英文写，还是中文写，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写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中国人思考的逻辑。这是释经学上的本色化。然后是神学上的本色化。这两个是分开的，先是释经学上的本色化，然后才能使神学上的本色化。东方的文化有一个特点，就像刚从叶教授讲的，是要有用的。东方的神学要有用，要有实践性，所以中国神学要特别考虑门徒式的，要考虑生活中的问题如何处理，神学如何体现。要进行历史上本色化神学的梳理，以至于能够看清楚我们今天站在什么位置，对当下性的问题才能进行伦理上的回答，提供一个神学的支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神学就是没有用的，教会也就没办法用这个神学来带领门徒。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有神学？神学主要是为了护教的。护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中国文化中的理念进行回应和对接，一个是对中国当下文化的回应和对接，如果这两项护教性达不到的话，你的神学就是书本和空中楼阁，它就是没有力量的，也不能改变这个社会。

何有波弟兄：我觉得本色化神学的发展展望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开辟信仰的土壤。如果没有信仰的土壤，谈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信仰的土壤指的是普遍的接受程度。现在中国的信仰是这样的情况，对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他可能是福音化的，知道全备的福音等等。但是对教会的福音化，可能还欠缺；现在中国教会可能是从个人福音化到教会福音化的过渡时期，这个在发展本色化神学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本色化神学要推动整个文化的在基督福音上的转换。可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周学信弟兄：施玮姐妹提到释经学，释经学本身不是信仰的中心价值观。释经学很少提到，如果圣灵是启示神话语的灵，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给我们光照，但是从来没有谈到圣灵怎么帮我们释经。这个方面是不是多一些讨论。

王志勇弟兄：刚才施玮姐妹讲到释经的方面、神学的方面、实践的方面、门徒培训的方面，

基本上这是一些神学本色化的方法方面，或者是如何入手的问题。这些方面，刚才志秋牧师也讲到圣经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现在神学院普遍的神学划分是圣经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和宣教神学，基本上来讲，我用这十六个字来概括。不管怎样，都要回归圣经。释经方面，不断的用圣经来更新，来挑战一切的历史、信条、需要、灵修，最终来说都要不断的回归圣经。这个方面就要访问古道。福音派，甚至摩门教、东方闪电，都强调回归圣经，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就像周老师讲的，每个人都主张释经，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前提或者前见。我们宁肯让这个前提，去尊重圣而公之教会的圣传和正义，比如以使徒信经为代表的。所以这个访问古道，历史神学，信条神学，教义神学，作为我们一个群体解经的。像柯博士讲到，在教会群体相通的群体之下来解释圣经。第三个方面讲到实践神学，讲到通达时务，包括面对现实的需要和挑战，比如在中国，我们的神学处境化，到底是把中国福音化，还是福音中国化呢？如果你是在中国做神学，你必须面对中国如何摆脱两个问题，皇权专制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逻辑，就是最高权力如何和平过渡。如果你没有这两个方面的公共神学的理念，你讲的就不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我们就不能做这个合乎上帝心意的时代工人。但这第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门徒培训，内在生活，圣灵内证，没有这样的密切，没有这样的圣灵的光照，我们对圣经的解释都是枯燥的，都是非常机械的，我们对历史的解读，也是参观一个历史博物馆，不是把传统变成一个活泼的正传，包括我们对现实的解读，也是各言尔志，最终来说还是要由圣灵来光照，来开启，来引领。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这本身也是解经的大原则，或是神学本色化的问题。

范学德弟兄：其实无论如何，本色化都绕不过去。毕竟是21世纪中国人读圣经，你的理解摆脱不了你的回答是什么。我同意施玮姐妹的观点。中国人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注重实用性和伦理性。这个时代对中国最严重的批判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基督教信仰能否给中国道德和伦理上一个更新？你总要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尖刻，谈神学本色化，我们这些华人的牧者和专家们，能不能把中文说的地道一点？我们很多牧师的讲道“惨”不忍听，（我说的不是道理，是说中文）；写的呢，是“惨”不忍读。你去读奥古斯丁，去读加尔文，语言的第一步就能征服当时的知识分子读者。我想说，你要真正想做中国神学，好好读几本中国文学艺术名著。

某弟兄：我就是想提一个，中文的圣经译本。圣经译本实际上带着它的文化和圣经的理解，虽然圣经有它的原文，但是你翻译过来的时候，是带着个人对它的理解而出现的。这个方面的话，中文译本比较少，也是一个反映。另外就是关于处境化，我参加青少年的主日学时候，发现让他们读经，他们读出来的是现代圣经的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圣经怎么可以用这么粗俗的语言讲出来。但是我知道，从他们口里讲出来，是符合他们身份的，符合他们的文化习惯。对我来说可能不适应。就是说，中国神学的本色化上，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因此，我觉得应该有比较多的中文译本。

王永忠弟兄：谈到中国已经到了最缺德的时代，我自己在文章中也有一些回应。中国的道德伦理缺失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固有的文化被砸掉，而重建却遥遥无期，共产主义凭空造了一个雷锋，并没有担当起伦理道德的作用。今天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还是有一些依赖于儒家，就是由己及人的同心圆，只对自己，然后亲人，然后朋友，然后同乡，这样的模式。对陌生人就比较冷漠，比如不愿意扶老人的现象。在我看来，道德伦理是人的文化的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它的彰显。现在连这种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只是把伦理处境化的一个行为。那么上帝的道是高于人的道的，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个绝对的伦理标准，来规范我们在处境化当中，要依人而定，依情境而定。这些需要用上帝的道来规范人的文化，文化是处于上帝的道之下的，因为它是普遍启示的层次。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很好的部分，有很多与圣经相符的部分，比如说孝敬父母，比如对秩序的尊重，等等，但是有一些，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施玮姐妹：我想回应一下道德伦理的讨论。因为我一直做基督教的媒体，我发现，比如我们基督教媒体，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回应，都是指责不道德的时代，然后就以一种道德优势来批评。我们基督教在今天不能达到一种来分析这种罪的文化根源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的神学怎样能够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法。这个原因在于没有经典对读。今天神学家就很忽略中国的古典文献，而喜欢古典文献的人对神学不太了解，只能抓几句经文来对接一下。这都是很糟糕的。所以我认为确实要回到圣经，从中国文化的表面现象回到中国最重要的几部经典文献。从这种经典对读中找出根源，来提供那条路径。

徐志秋弟兄：我回应一下施玮姐妹的观点，我觉得施玮姐妹你承担很重的责任。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唐玄奘以及历世历代的佛学翻译，我个人觉得，还比不上的一部西游记。所以这种民间的艺术家小说家去创作，把观念大众化，然后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所以本色化神学中，诗人、画家、小说家承担非常重要的功用。

范学德弟兄：我接着志秋讲，即使志秋牧师不讲，我也想讲。你讲的本色化神学都是神学家的事，其实我觉得应该有更广泛的视野。其实，一个托尔斯泰超过俄国所有的神学家。他写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影响了无数人对神学的思考。所以，在文本上，我还是希望语言上能够地道。比如像谢菲亚在60年代提出，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时代能不能做出一种“基督徒君子”，一种新的人格，但是又继承了古老传统的美好的部分，就是基督徒群体要做出一个见证。

祝健弟兄：刚才谈到本色化神学的题目很广泛，涉及到了伦理、历史等等，是不是也应该

包括时代性的处境和回应。刚才叶教授也谈到，王永忠教授也谈到。我的意思是，李晖讲到的网络教会和网络性的领袖，对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觉得，不但是艺术家，文学家，神学家，还要有网络家。因为这是今天这个时代，今天中午和一位弟兄交谈，就是神在北美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接的地方，有这么多的资源，应该是要有领袖和导向的使命，但是却没有发挥出来。今天在全球、北美、海外，神差派了大量的理工人才，其实就是要把事情做出来。你看李晖讲的这个事情，最缺的不是理论，最缺的是做出来。所以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要非常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就是神把这么一大批有理工背景的人放到教会中来，基本上是无所作为，没有把神的大使命做出来。

徐志秋弟兄：好，我们先暂时停一下，对于刚才几位弟兄姐妹的发言，在座的几位有没有回应？

王志勇弟兄：刚才讲道语言、文本，确确实实，“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尤其是在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严复当时还提倡“信、达、雅”。举个例子，旧约中有个人叫流便，“流氓”的“流”，“大小便”的“便”，谁给孩子起这样的粗俗的名字呢？现在改成“吕便”了，但是也不是很好听。另外有人编译的《教理问答》《信经信条》，我都读不懂的。因为对译本没有好感，也就没有人去读原本了。所以我们要用好的语言打造经典的文本，至关重要。另外，所有本土化处境化的失败，是因为走了相对主义和混合主义的路子。就像王永忠老师讲的，如果在道德的标准上没有绝对的、普世的、超验的标准，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韩顺生弟兄：我想本色化神学，不应该是目标，可能是一个手段，也可能是事实的结果。大使命的目标是世界的基督化。中国说“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所以你求世界的基督化，可能得到的结果是基督的本色化；可能你求基督的本色化的话，你得到基督的个人化。极端的例子，就是柯博士讲的“基督的太平天国”。

周小安弟兄：我想总结一下大家的发言。我自己对“本色化”和“本土化”这些词不是特别满意，我个人更喜欢“文化中的神学（theology in culture）”这个词，但是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当然如何用词不是最重要的。总结一下，有五点。第一要继承教会释经、信经神学的成果和精华，第二要吸取教会建造和发展的教训和资源，第三要聆听圣灵对当代教会发出的声音和引导，第四要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第五，帮助与指导当代全球华人教会回应时代的挑战，并且完成肩负的神圣使命。

范学德弟兄：本色化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大陆背景长大的这一代人翻译一部圣经，应该包括文学家参加。现在我们受港台文化影响非常强。

徐志秋弟兄：非常同意范老师的观点。现在我们翻译圣经注重它的准确性，很多时候是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研究希伯来文、希腊文的神学生翻译的。但是没有小说家艺术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参与其中。这一开始就比不上和合本了。

王志勇弟兄：向大家介绍，像周刚弟兄，包括我，由伦敦圣经三一工会，结合希腊文的文本，希伯来文的马索拉版本，然后尊重和合本译本，打造中文的一个新的译本。希望大家为之祷告，也希望在座的艺术家文学家参与进来。这个版本确实是面向大陆的，主要翻译人员也是大陆的。

句丽雅女士（慕道友）：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刚刚听到“本色化”这个词。我想分享一下，我以前学习圣经的时候，就试着自己每天翻译一句话，然后放到我的新浪微博上。大概有三万多个粉丝。我试着既能保证原来英文的意思，又能贴近中国的语言习惯。比如箴言的14章20节，我的翻译是中国人常说的“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再比如28节，我的翻译是“内心的平和滋养了生命之花，嫉妒的火焰积毁销骨”。我的粉丝既有基督徒又有非基督徒，他们看到我翻译的就很惊讶圣经居然有这么有哲理的话。基督徒粉丝就跟我讲他们看到的版本他们就根本不喜欢看，因为看不懂。如果都像你这么翻译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喜欢看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第二点，有关时代化。我自己是做管理咨询的。我想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福音，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年轻人更多的时间是消耗在电脑和游戏上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我看到有基督教电影和文学作品，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用基督教的圣经故事编出来的游戏，让大家去玩，从而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我只是从实践中提出这两点。

徐志秋弟兄：这位姐妹的分享非常精到，因为我们通常把文化看成单一的概念，这是很要命的问题。60后的文化，70后的文化，跟以前的文化都不一样，跟00后的文化更不一样。而且现在划分文化的年龄段越来越短了。我们怎样用这个族群的语言或者他们的方式来传递福音的信息，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怎么样设计一个游戏，寓教于乐，让这些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福音的信息，是福音处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施玮姐妹：20年前就开始讲过要设计游戏。其实中国有好几个基督徒的年轻人的团队，他们在设计游戏。但是游戏的推广不是很容易，需要很多的资金投入，而不单单是理念。不

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游戏行业目前是最为垄断的。目前我也写游戏，但是写的还不是基督教的。我们想先从非基督教的游戏入手，然后再做基督教的。

何有波弟兄：我觉得，本色化神学要避免一个极端，不要把它搞成个人化神学。因为很多华人都有喜欢做皇帝的感觉，这种思想也渗透到教会中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们如何能把个人福音化，转换成教会福音化，然后用教会福音化去影响社区福音化。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徐志秋弟兄：好，我觉得这个弟兄讲的很好。本色化神学的提法确实有它的局限性，基本上停留在“身份神学”（identity theology）的范畴，以文化作为本位，来研究怎么样用福音来“化”、来改变、来适应我的需求。如果我们读圣经就发现，耶稣来到世上，是来解决普世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是要把人从自己的罪里拯救出来。罪是普遍性的问题。但是罪在中国文化里就有很不同的解读，在儒学里面就有不同的解读。我们的做法，可能就是先看中国文化里那一个是比较接近福音本身的。耶稣要解决的另外一个死的问题，死亡本身也是普世性的问题，不单是中国文化特有的问题。我们既要承认本色化神学有它的价值，我们也要看到本色化有它的局限。我们应该要超越这个局限。